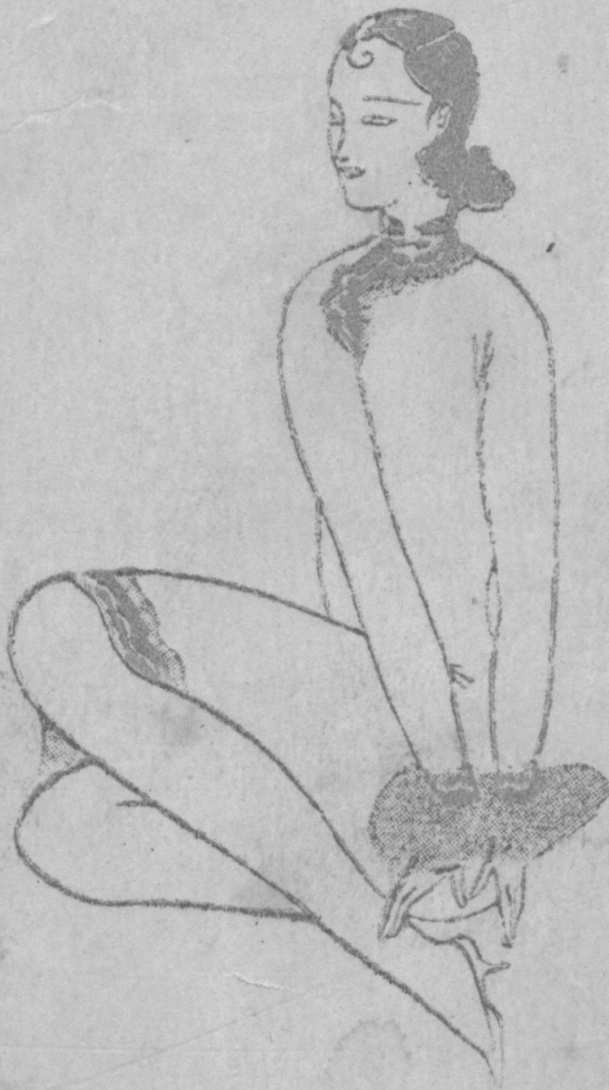


# 麗麗

著 鵬 錫 汪



幹 主 璧 家 趙  
種 八 十 四 第 書 叢 角 一  
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 麗麗

著 鵬 錫 汪



餘 主 璧 家 趙

種 八 十 四 第 冊 叢 角 一

版 出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友

一九三二，十，二 付排

一九三二，十，廿一 初版

I————— 3000

所 版  
有 權

一 實  
角 價

## 致王之因

甚麼樹結甚麼果子，甚麼社會產生甚麼樣的人，麗麗是社會的果實。

謝謝之因兄送給我這樣的果子，可恨我的拙筆不能把牠細工描畫，不是客氣，請你恕我。

錫鵬

大門兩旁站着的衛兵，在門口橫處來往踱步的衛士，槍，皮靴，刺刀，偉大的門式，停着的汽車，一切都是莊嚴威武的表示，一望而知是個重要的軍事機關。

——立正！敬禮！稍憩！

——立正！稍憩！……

日頭垂下在西方地平面上的時刻，照着衛士的冷臉發紅；肩頭的刺刀發光芒，這時正是下辦公的時候，穿軍裝皮靴的武官，夾皮包的文官，穿長衣的幕僚，單個或幾個不斷的出門來，衛兵吼叫立正敬禮的聲音，汽車發動開馳的聲音，使這莊嚴的門前更覺莊嚴，沒有一個老百姓敢逗留在門前，沒有一個小丑敢輕意走過，即是訪客也須鬼鬼祟祟的問到傳達處，冷坐在會客室內一兩小時得個回報——大都的回報是『有公事出去了。』

大門前的一條百丈長的馬路，路口有執鞭的衛兵專司驅逐閒人和停留的車輛，我希奇，竟然有她孤孤的站着在這裏。

每天每次下午下辦公的時候，我走出大門很機械似的舉手向吼叫立正的衛兵敬禮後，我就望見她孤孤的倚在離門口不遠的一顆樹旁，帶着深望和熱切的注意，在等候誰似的向每一個出門的官長望一望，枯黃的臉色，憔悴的容貌，皺着眉，長着頸，喪沮失望神情暗示別人她在等候一個人。

三天，四天，五天，一連有五天了，她總是在那時刻，倚在那地方，像株守似的，向每個出門的官員一望，直到所有的官員走盡，門內再沒有一個人走出的時候，她含着苦痛的眼睛像怕見人一般的垂視着地面走回去。

許多別人在衛兵吼叫立正的莊嚴中，皆挺胸直視的，不敢斜眼望她，沒有一個人注意她，也沒有一個去多事。

是一天小雨的傍晚；下公的時候官員皆披着斗蓬上汽車或步行走出大門，她撐着一頂雨傘，仍像尋求甚麼人似的在不易識別的人羣中，向每個人望一眼。我許是最末一個走出門口，望見她已轉身垂頭慢步走回，我尾在她後面走了一會兒，我復超她之前走了幾步後，我又尾在她身後，才走了幾步，我又急步超她之前，在最末次超她之前走着的時候，我不禁的回顧了她，她似乎有甚麼要詢問我，我似乎表示要問她有甚麼需要，終於大家不敢冒昧的未開口，我把頭轉正向前，——祇是在這一望間，我已見到她是含着眼淚，給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

——你看見她嗎？

—— 看見，看見！

—— 我也看見的，好幾天了。

—— 我也看見—— 看見，大約有十九歲，臉很憔悴。

—— 奇怪。

—— 大概是因爲……

雖然沒有一個官員出大門時去理會她，但是這幾天在我所屬的辦公廳裏，已有許多人談到這會事。

這幾天我下辦公室出大門時，忽而沒有再見到她了，只是出大門時總要無意識的向那顆樹一望，我心中似乎染了一小點失望的黑斑，忽而念到她——許是她所望的已得到，所尋求的已找着，我才安慰下來。

未隔四五天在傍晚下辦公室的時候，我忽而又發見了她在門外站候似的躲在樹下，她的容貌實在比以前更憔悴



，更可恤，那知從那天起就不再見她。

有天的午後我轉進七子街的時候，前面的行人引起了  
我極大的注意，我帶着深意望這很熟的女子，她急着注意  
了我胸前所配的證章，就大胆的急急的問我：

——請問先生，貴部有位程科長，程國星科長？

——啊，他在甚麼處？

——甚麼處，我不知道。浙江人。

——我們有一千多個職員，我不認識他。

——請你先生可以爲我查一查嗎？

——你可以直接到傳達室去問好了。

——我去過，去過！五六次，都說有公事出去了，後  
來他們見了我就……，傳達笑着叫我在門口站着等。

她說後兩眼週圍的皮色發紅色；眼珠有水光，她彷彿

受了委曲。

——請你先生爲我問一下，告訴他我只要見他一面，先生，我就住在前面十二號門裏。

不管別人的閒事雖然是我的道理，祇是良心這幾天似乎不安，已經有幾天了，她那憔悴的臉，瘦弱的身條，倚在樹旁，雨傘，失望，含淚，七子街十二號，和我說話的嘴唇……一切深印在我腦壁上。

雖然是無心的走過她的家門前，也實在是有意想去探明她這事的好奇心。

在一間像一般女生宿舍的臥房，請了我進去，我含羞而畏縮的坐下。

——這就是我們在西湖照的像片。這就是他。

——這，就是他的信，這封是他未到京時寫的，這封

是他在上海寫的，這封是他最末給我的，你看好了，不要緊的，先生。

我原想看了一封敷衍她的，不想竟使我看了全部——十幾封。

一切信上的文字當然是戀愛上的情愛和有趣的敘實，及誠懇的應許和盟約。

——既然你這樣難見他，我與他也沒有交情，當然我也不能使你們相見，你何必還追求他？

她沉默了許久，極誠懇似的低聲的說，

——程先生在末次分別我的時候，說有公事要到湖南走一趟，兩星期後回來，要我再去看他，他叫我去望他的，他，他臨走時並還留了兩百塊錢在我這裏，我想還他。

——她說後兩頰發紅，滿呈少女之羞態，把將垂下的頭向

又抬起。

我沉默着。

她又立了起來，忽而又拉開抽屜，亂翻着裏面的東西

——這一張是我們在五洲公園照的，這就是他，手像機照的，他的像機還在我這裏。她說後，把手指指着那書架，我並未注意她，仍垂頭注視手中的照片。

——這就是他，先生你見過嗎？

——我並沒有，只是知道有程國星先生。

當我將走出她家時，她帶着懇請和熱望的表情，希望我把程先生的消息下次報告她。

含着依戀，失望，不安定的容貌，極柔和的站在門旁鞠躬。

——再會！先生！

——再會！

去的目的的是因爲她以前給我一種淒涼的印象，原想消除心中的不安而去，返回時反而感覺更不安。

第二天見得遠明，他是程先生的朋友。因爲我自己怕多這樣閒事，我希望把她希望于我辦的事讓遠明去辦。

——你不用多他的這件事。

——我是不想多事呀——我接口即說。但是又想到遠明既這樣說，當然他也不多此事，我亦不多此事，誰去幫助她呢？

——我希望你通知程科長一聲。

——我是不管，老實告訴你，程科長這件事我知道一些，程確實避離她，據說他不久即回浙江。

—— 那麼太可憐了吧 ——

—— 有甚麼，那姑娘自己不好，她不見得是有意識吧。聽說是電影院裏吊到的，好女人，那會與別人吊膀子。

—— 我看她的家庭臥房並不像是壞女人的地方，她至多不過十八歲吧，有甚麼壞呢？

—— 你到過她家嗎？ —— 遠明表示驚奇的問我。

我原未瞞他，如今只把事實全部說了。

—— 我也要去看看她。 —— 遠明說了微笑。

—— 你能通知程科長嗎？ —— 我又問。

—— 她住在那裏？

—— 七子街十二號，你能幫助他們團在一起嗎？

—— 去吧？一塊去。

因着想卸責，而且他的要求也極熱烈，彷彿，我不伴

他去，他個人也要去的。我就和他一塊兒走出大門。

微風吹着，他歪戴着軍帽，香烟掛在嘴角上，在我面前闊步走着，我忽念到遠明是慣于冶遊好女色的男子，這樣人我也並不加以一些輕視，因為忠義的道德觀念，據我的觀查只有比別人高尚。

——你去的目的是甚麼？——我問了。

——有甚麼？看看她到底是怎麼人？要是是有真心腸的人就告訴她不用糊塗，可以達觀些，要是是假裝着騙人，我就對不住她，給她一點顏色看，叫她放明白些，說幾句門道話，使她知道我們。

我們並肩行談，他彷彿表示很有經驗的十分得意。

——那一個？

——是我！找他們的大小姐，沈小姐！——他很威武

的掙我先答。

開門的女人見了穿武裝的生人站着發怔，經我的敘說，方才說——她在，恐怕在家，請你們等一等。

遠明只聽到在家而未聽到等一等似的，大踏步的直走進去。

在小方天井裏，她已走出來觀望叩門的人。

一見我們就把眉頭皺緊。

遠明掏出一支香烟向口裏一推，接着掏洋火燃烟，那時我心中莫明的不快。

——我不認識你們？——她愁着眉向我們極不客氣的冒口一句。

遠明回首向我一望。

——我不認識你們先生。——她仍然這樣的說。且而



有無限的畏縮害怕的精神。

我雖明知她不致已忘了我的臉貌，但我却想走出去作算了。所以我默然。

——我們是程科長的朋友，他叫我們有話與你說——  
遠明說着反而走前了一步。

——啊！有甚麼話？——她並未有請我們裏面坐的表  
情，仍站在中堂前的石階上。

——程科長已回浙江去了，不久即可以回來。

——啊！是的是的，他甚麼時候可以回來？——這時  
她才把鎖眉放開，微微的有一些客氣的可人意。只是她那  
可憐的狀態，憔悴而病弱的樣子總也未脫。

最可注意的，是她全部臉和頸項顯呈着一種黃色。像  
許久未食飯的樣子。

——大概幾天內就可回京——遠明說的盡是謊話，所以我始終未開口，任他們接答。

——幾天????——我聽了她問，有莫明的同情于她，因為深覺這樣一個病瘦的少女，似乎再不應當騙她了。

——至多四五天，一星期吧。

——啊！謝謝你們，——她說着走下石階有送我們的樣子。

在七子街裏我們默默的走着，我對於遠明治遊的神情，嫖客的態度，輕佻而邪狎的樣子起了極大的厭惡，甚至一向對於冶遊抱容納的觀念，此刻也反正了，總以為像這樣一個病瘦，可憐，柔弱的好女子，遠明無論怎樣不該這樣的對付她。她或許還在歡忻中，已領略了一點關於她愛人的消息呢。

——你何必騙別人說程科長不在京內呢？——我不客氣的說了。

——沒有法，只得這麼說，不這麼說，怎麼呢？——  
——你說程科長不久即回京來，隔幾天後，不又是害別人失望。

——我却不是害她，我想在這幾天向老程勸說看看——出乎我意料外的，遠明有這樣的深意。

——真的嗎？

——有怎麼真假！不過老程恐怕是堅絕的批離她了。

——你和他不是很好交情嗎？

——交情歸交情，這些事也不是朋友交情可以了的。

——你明天去勸他嗎？

——我現在就想去。

——你現在就去嗎？

——我現在就去。——他說着站着了。

——好，再會，遠明！作點德性事。——我說。

——笑話，有甚麼德性不德性，我就去卽是，去勸勸看。

遠明才點頭別了我分路就走，忽而他又回頭趕了幾步到我面前來，愁着眉滿臉的苦樣，急着說；

——老王，你看見那姑娘臉皮發黃色嗎？他媽的，連頸子都發黃。見了沒有？

——黃，黃，黃，我看見的。

——我想恐怕已經給老程……

——甚麼？

——恐怕懷孕了。女人家臉黃不是有孩子嗎？

我默然。

——要是有了孩子，老程真不該！好好，我此刻就去找他。勸勸看。

○ ○ ○ ○ ○

這事攔了一星期後沒有消息，因為意外的公事，大家很忙，我總想這樣的忙了以後，休息一時。

在我到杭州去的前幾天我會到遠明，他說老程已會到她家，只是問題總難解決，因為程已有家室而且有兒女，經濟也有問題，唯一迫他走的路，就是辭去本地的差事。

——報上已登載他的辭職照准的批文，他現在還在南京嗎？——我急着就問。

——啊！誰有閒工夫，我也好久好久沒有見到他了，

那姑娘却在路上會見過兩次，她還招呼我，開口就問程先生。

——甚麼時候？

——啊！幾星期前，還是到她家去後的一兩天內。

——這幾天你見了她沒有？

——沒有。

——你呢？

——也沒有，幾天來走過七子街，希望見到她總也沒有。

從此我們就無從探得他們的消息了。

## 二

催眠的春風中一條載人的車箱在滬杭道上急馳。二等

車箱的坐客默默無語，有的人在看報，有的人在吸煙，有的在假寐。還有默默的向窗外看野景的，大家都懶洋洋的斜倚着身體。我也在假寐中。

下車站望見街上的行人，緩步的走着，春色觸目皆是，一層莫名的『秀』浮沉在空間，到西湖，雖然是因公忙後應有的休息，舒解我久困的孤寂，只是爲着想拜訪丁君及其妻蘇西也是不語的大理由。

在杭州幾天自然要以在丁君府上那晚最快樂。

晚飯後由丁君邀至客室中圍坐，蘇西那天很快樂見到久別的我，她唱了她在校內最愛的歌，孩子啼哭，大人談話，鋼琴聲，哭聲，在這種的歡情中我離開了她和她一家人。

是從丁君處得來的消息，一個久別的朋友住在清華旅

館，在一條樓的欄干傍邊，房門的前面，站着一個女子，腹部的凸起已甚明顯，臉色憔悴較前尤甚。她初見我時情感尚平和。

——啊，你怎麼也在杭州。——我冒失的問她。  
——你先生貴姓？我認識的。

——姓王。

——我到南溪去，王先生。——她答時有悲哀。

——南溪？

——程科長的家裏去，——她解註。

——程科長叫你，請你去的嗎？

——她頭垂下了。

——沒有。……

——他有信給你請你去嗎？



—— 請？沒有信。

—— 一人到那裏去嗎？

—— 我一定要找到他家，見了一面，了結了也可以。  
我注意她垂下的頭已有兩顆含淚的眼睛。

—— 啊，我希望你平安到南溪，見到程科長，他一定  
很喜歡。—— 我祇得這樣說。

—— 喜歡？請問王先生，到南溪怎麼去？

我把所知的告訴了她。又借了她二十塊錢。

這次重逢她——麗瑛，實在增加我無限的自尋的煩惱

。在我由杭州歸回南京時，都時刻還想念到這個小女子。

○ ○ ○ ○ ○

到京不久的時日，那天，遠明忽而匆匆的來訪我。

我把重逢的事加詳的答訴了遠明，出乎意外的，他靜

聽着，靜聽的態度中已抽去了他一切的慣有的輕薄，更出乎意外的，那天遠明和我大家都誠懇的談說她的一切，都憂擔她可怕的前途。

這樣的一件事，這樣的一個女子，能啓發慣于冶遊邪狎，用金錢買弄少女之春青的遠明的真誠，我敬遠明，我又當爲她作些甚麼，可以幫助她的事呢？

遠明決定寫封長信給國星詢問她的消息，去勸他須慎重伊人的前途。

國星的回信尙未到，而終於未到。

## 三二

這是次年的夏季的事。

遠明從香港返，在談話中他忽而笑起來說。

——王，我告訴你一件有趣味的事，你認識胡光美先生嗎？……

認識呀，他回國了嗎？

——聽我說，別燥！他是去年從法國藝術院畢業後回國的，我在廣州時，那天我在公園裏遠望着像他的人，近了一望，不錯，就是他。我就招呼他，他即時就把他身傍一位女士，他的女朋友介紹我認識，說這位是鄧家太太，我向她自上向下這麼一瞧，啊！真美！真美！皮鞋，高跟的，長絲襪子，西洋花緞的旗袍；白毛皮領的春大衣，臉也媚，身段也好，你猜猜是誰？

——鄧太太嗎？

——鄧太太！

——誰的太太，我不知道。

在南京，住安樂飯店四樓××號。

——就是——他說後頭一斜，表示很得意。

——就是從前我倆到七子街去找的那……他接着說——  
——啊，就是她嗎，我在杭州又碰見過她一次的。她  
——嫁給誰呀？姓鄧？

——別忙，後來我們三個人就在公園裏玩，玩過又去  
——吃飯，我當然還認識她，她認識不認識我，我可不知道，  
——後來我看，據我的觀察，光美與她攜了手，卿卿我我，大  
——有可觀，我就用法語問光美，光美裝假正經，說她也是  
——有夫之婦，不用問聞。據我看她嫁給姓鄧的確也是事，他倆  
——有關係也是事實，據光美說鄧家本人也在廣州作××鐵路  
——總長，他也見過，我看老胡若養她如今養不上那麼美，嘿  
——！真美，非比以前七子街裏見到的那丫頭。事情是這樣這

一點兒，完了。

—— 那麼，她，她，她她她。

—— 她怎麼？

—— 她，程國光沒有……。

—— 老程嗎？可惡！他就因這件事和我斷絕往來，我的信皆不覆，據說他也弄不下去，窮得不得了，這女子常去打擾，弄得他夫婦不睦，攪擾的時候很長。

—— 她的孩子呢？怎麼有孩子還可以嫁給人嗎？

—— 哈！笑話！人家愛她了，還管她有沒有孩子。

—— 不說笑話？你怎麼不向光美多打聽。

—— 據我的觀察哩，她嫁作姨太太，我看她的手指已被香煙燻黃了。比我老張這手指還黃，多少有點兒姨太太味，和光美怪來勁，你打我一下，我搞你一下的，怪風流

你問光美怎麼認識她的嗎？

——問的，一說是朋友介紹，二說是同船時相識的，也莫明其妙，別問吧，你想也想不到，兩個守一個，還問麼？

○ ○ ○ ○ ○

光美是我從小的好友，是個有藝術的天才人，一因他返國，二因久別，三因對於麗瑛事的好奇，我終於寫封恭賀榮歸及慰問的信給他。

這次接着光美的回信，我仍在無意識的當中，希望得着一些關於光美和她的戀愛事，把信拆開，封裏落下兩件有趣的東西。

一張是她們在海邊合照的像片，麗裸着兩臂，確實比從前媚人許多，不過仍然可以看出是七子術那樣的風度，

光美比出國前瘦了許多。

一張是貳拾元的一張匯票。

信裏仍然稱她鄧太太，並且說常在鄧家談話，光美是絕不說謊的人。信尾告訴我，麗瑛自然仍記得我，並且十分高興的知道我是光美的朋友。她對於我印象是很好，說我幫助了她許多。在杭州蒙我的仁慈，借給她到南溪的旅費二十元今特寄還我，並且再三的說了許多感謝的話。

我心中莫名的充滿了一些喜樂。

前天又接着光美的信，說他不久將來京，來見軍政界某要人，與他接洽創辦國內藝術院的事。我心中十分的喜樂。

遠明和我在車站接光美，結果是個空望而返。

我獨自反寓時天已晚，忽得光美電話才知光美已到京

我像中了跑馬票，丟了電話就上車去走訪。

氣喘喘的奔上四樓，站在光美所示知的房門前，我聽光美戲謔的說話聲，和女子那拒絕接受間的痴笑。

——光美！我急着推門喊光美。

——啊！王，這麼快，——久別的光美從床上跳起奔向我來與我緊緊的一握手，我笑着臉向着光美，同時急得移日向床上的女子一望。

一望間，一個散着大襟上衣扣的女子坐在床邊，不十分美，年紀很輕。

光美和我坐了，彼此急急的掙着談了幾句，似乎有許多話說不盡的難受。

光美接着把他來的希望和機會很誠懇的說了許多，話中因需要而夾着說了幾句法語。



—— Yes, all right, 你死，我不死，放洋庇。—— 是坐在牀上的那女子插嘴說着。

—— 是誰？—— 我禁不住的問了。

—— 叫的，—— 光美對我討原諒似的一笑。

—— 你近來冶遊嗎。

—— 只是最近一兩個月，我在外國到沒有怎樣胡鬧過，回國也沒有。—— 說着站起。

—— 喂，那位沈麗瑛呢？

—— 她在香港。—— 他似乎不願我在狎妓時問他。

—— 你們？

—— 我們很好，也只是朋友—— 光美又坐了下來，臉彷彿在一時間，暗示我一種莊嚴和神聖的感覺。

—— 我們……—— 光美接着說許多他們間的關係

經我的詢問，由我的觀察，我知道他是誠意的愛上了麗瑛。我也深信像她這樣的一個女子也會引起他人愛羨她的好心。

再據光美的言辭，他們的相愛，不是他愛麗瑛，是麗瑛值得可愛。

——她的丈夫怎樣？

——一個平常的商賈。

——她……——我似乎有許多話要問，也無話可

問。

——她怎樣？

——她在香港嗎？

——恐怕現在不在了。

——到那裏去了？

——恐怕要到青島。

——和她一塊去嗎？

——不，她一個人。

——一個人去幹甚麼？

——不定呀，我不知道。

——一個人去玩嗎？你到青島嗎？

——不，我不去，我要在南京長住了。

——那麼她爲……

——不談她的事吧——光美表示厭棄我了。

——你罵我放洋庇嗎？好！——光美轉過身來和那妓

女胡鬧了。

我注意他那種胡鬧女人的態度很不自然，胡鬧中的喜

樂很做作而虛偽。

○ ○ ○ ○ ○

一連有一星期，我和遠明常到旅館去玩，和他談笑，今天計劃讓光美住在遠明家去，原因是光美必須常住在京裏了。二則我知道他天天狎妓，把錢化完了。

很久時日以後我到遠明家去時，知道光美已到上海去了。

——他到上海甚麼事？——遠明回家時我問了他。

——不知道！——遠明冷然的一句。

——是活動麼？

——活動？不見得，恐怕又是那調調兒，

——甚麼調調兒？嫖！

——麗瑛，

—— 他不是和麗瑛很正經嗎？

—— 就是正經，上了當。

第二次到遠明家去打聽光美消息的時候，他依然很冷然的說不知道。幾天有一張明信片給我們說他在蘇州了。

一連有一兩月得不着光美的行止的消息，光美真是藝術家的身份。

三

光美從上海回到京裏不久的時日，他忽而噙着一支香煙笑嘻嘻的到我家來，說麗瑛明天到南京來了。

—— 啊！—— 我笑了，不知爲甚對於她的事，不，她的終落，十分有興趣去知道。

—— 從香港和鄧先生一塊來嗎？—— 我問。

——不，她一個人從上海來。

——哈哈！你騙我們嗎，說你在上海沒有和她在一起

——那裏，從香港來不是先到上海嗎？——他說後微

笑。

遠明和我有同樣興趣，我們三位人，痴站在車站等候一個女子。等候這位足以引起別人注意的，久別而常在念想中的麗瑛女士。

她沒有注意到我和遠明的站着苦候似的，直奔到光美面前去，緊緊的一握手，遠明斜眼向我一望，表示不滿。

——這位張先生，這位王先生，你都認識的？——光美即時介紹。

——啊，王先生。認識的，——她說着，她斜眼向我

一望，一笑，向光美身上一倚，沒有說張先生，只向他附帶的一望。

遠明又向我一望。

麗瑛和光美並肩在前走着的時候，走在我身傍的遠明，低聲向我說。

—— 無怪光美昏了頭！

麗確實比從前豐滿美麗了許多。她的服裝是香港女子慣穿的歐化的樣式，這樣臉龐，身條，服裝，確實可以引動別人。都市化的華麗，太太的舉止叫我不相信她就是七子街裏的那姑娘。

像是三個衛兵似的把她保護到旅館。遠明和我都想早退。經光美誠意的勸留，我們在旅館裏一塊同坐在房中一張方桌旁食晚飯。葡萄似的電燈掛在我們的頭際。

——吃晚飯，吃晚飯，吃了晚飯我們一同回去。——  
光美說。

——吃晚飯，我們回去，你……——遠明將說下去。  
。經我用腳在桌下挫了一下。他改變了話句。

——……你再和鄧太太多談一會兒回去好了，我叫僕  
人等你叩門就是了。

彼此的談話間，麗瑛的敘述中，遠明和我皆聽出根據，  
，她到上海已近兩月，自然光美是說謊。

——你們在上海常去看電影嗎？——遠明問麗瑛，我  
覺着遠明太厲害了。

——也不常去，我是喜歡看的，他不愛看，說沒有多  
少藝術價值。——她用筷子指着光美說。她完全不知道光  
美是瞞着我們的，而且常說『我倆，我倆。』



我和遠明一方面用相當的言辭撫慰光美，使他不失情面的在她房內，一方面要求早歸。

雖然光美拿過了幾次帽子要和我們同返。終於是說定光美九時回遠明宅去，我們則在飯後就下樓回去。

——光美真不爽快，不像好朋友了，——我們同走出旅館大門時，身傍的遠明向我說。

——當然他因為不好意思，才扯謊。

——她倒不怕甚麼？女的多爽快。

——實在是，與七子街見到時真兩樣。

我們都回憶着從前的麗瑛，滿懷今昔之感分手走回。

第二天午前遠明忽然來，說光美昨夜未來睡，邀我今天一塊去取笑，經我的勸止終沒有。

第三天我到旅館去訪他們。茶房告訴我，他倆一塊兒

出去了。

第四天我在遠明家正談着光美的時候，他回來了。

——光美，這幾天你睡在那個朋友親戚家的。遠明是准備開始取笑似的審問了。

——睡在麗瑛那裏。——實在出乎意外的光美表示十分誠懇的老實說出，帶倦意似的坐下在安樂椅中，頭垂下，接着嘆了氣。

——怎樣？光美。——我問他。

他兩眼轉上來向我們一望，含蓄着無限的誠意的可憐的表情。他的容貌彷彿也憔悴了許多，

我們都屏了氣息。遠明收回了他取笑的輕佻的態度，一切都因爲光美這一望的誠意。

——你們在上海到底是同居許久？——遠明問他。

——是同居的，有兩個月，租了屋子。

——她和鄧先生離婚了沒有？我問他。

——有甚麼離婚不離婚，作別人的小老婆，還須怎樣離婚，她和鄧家是早脫離了關係。

——那麼，你們倆還有甚麼問題？

屈着背垂着頭，默默無語的坐着。全屋的空氣彷彿因他而沉默了，遠明也靜了下去，臉上沒一絲笑意。

一隻貓走進屋來，躺下桌旁。我便望着貓。

#### 四

自從麗瑛來京那天起，光美像吃了催老的藥，確實一天比一天憔悴，這絕不是身體上的損失所致，必是精神上的有所損失。他應許告訴我們的事，至今未談及，遠明和

也均不便詢問似的攔起。

麗瑛將到漢口去了的消息從瘦成了兩片皮似的光美口中說出了後，我似乎爲他少担了些憂。在麗瑛未到漢口去之前一月中，我們四個人確也會在一起遊玩過好幾次，四個人中只見光美十分消沉，麗瑛也滿面的愁容。

最使我紀念的事是第一次一塊兒出遊。事先由光美電話中約了我和遠明，我較遠明先到旅館。

——進來！——她在房中應我的叩門。

我推進房門只見她獨自在房中。

——光美呢？

——下樓有事去了，請坐，他一會兒就來。

未梳裝的她，豐富的肌肉在她短衣短褲的布面上，表顯着，更其覺得美而可愛。

——奇怪，他打了電話要我即刻來，怎麼他却有事去了。

——坐一會兒，就來的。——她向我一笑，我全身似乎感覺了甚麼似的。

——王先生！——她喊了我一聲像有要緊事向我說似的，我凝望着他。

——王先生，你已經把……

她將說之間，有人叩門，原是遠明到了。接着光美也來了。我們就起首忙着到五洲公園去玩。

我心裏十分的不安，我不知她將向我說些甚麼。她常彷彿帶着深意似的向我一望又一望，我十分的難受，我不知她心中到底有甚麼要問我的話，她有甚麼私事要避着光美和我說。

自湖上返回的時候，大家站在城門下，恰巧遠明和光美向前走去覓車子了。只留我和麗瑛站在一起。

我向她重望一眼。

她向我微微一笑。

我待她開口和我說話。

她却不經意的站着。

——剛才沈小姐要和我說甚麼話？我不禁問了。

——沒有甚麼？甚麼時候呀？

我懷羞似的默然。

但是光美和遠明走去很遠。

——就是在旅館時。

——哦！——她說了後向遠在的光美一望，走近了我

一步，低聲的說。

——我和程科長的舊事，你們告訴過光美沒有？

——甚麼事？

——有了孩子的事。

——沒有，沒有。

——張先生知道嗎？

——他知道的。

——是你告訴他的吧？

——是的。

——爲甚麼！——她忽一笑間表示了不滿意於我。

——你能告訴他，一定告訴光美了！

——沒有，沒有！——我高聲說了後，感覺大腿上有

她的手，轉頭一望，光美已領了幾輛車子走來。

這雖是一件小事，但是似乎是一件祕密，是一件我爲

她守着的祕密。

光美把她將到漢口去的消息傳來，我想遠明和我皆感覺到一些莫名的失望。

——她爲甚麼要到漢口去，——遠明問他，憔悴而可憐的光美仍然默默無語的用手托着頭坐在桌旁。

——她到漢口去找誰？——我問他。

——找她的親戚。——光美似乎十分討厭我們問他的話。

——甚麼親戚，——遠明問他。

光美不答，苦痛似的望着桌面。

當然的事，我們三人皆送她到碼頭，汽車停在旅館門口，最高興的是遠明。

四個人同坐在汽車裏，只聽見身傍的光美和她娓娓不



斷的輕談着，一陣一陣的手帕上的香味吹進我鼻管，我追想到在大門前所望見的孤站着的她，在七子街裏相遇時的她，在她家所拜訪的她，在杭州偶逢的她，爲她受程科長叱離後而有的苦惱，爲她和光美結愛而有的歡樂，在車站，在旅館，在湖上，種種的姿態和表情，都深刻在回憶中，而今的終局是這樣一個不宣佈的祕密，她這不定的前程，使我想起了爲她難受。我打算待她去後，要懇切細問光美一下。

—— 再會！再會！

她那細婉的柔聲，夾在噪雜的人聲和輪機發動的水聲中，她含着黯然的感傷的眼光向我一望，向遠明一望，注射在光美身上，手臂的搖動，光美的眼淚，我們的默然，一切一切的別情，撼動了我的情感。

她去了，我們回來都是默然的。

## 五

麗瑛初去後的幾天內，光美萬分消沉，這後幾天我們知道他整天的在酒，烟，妓女當中過生活，人雖然不像從前那樣消沉，高興了許多，但是我們皆知道他每晚背着我們在狎妓，遠明和我皆同情于他，但是一切的勸問皆無結果，他們間祕密也無從知道，只是他和她仍在通信是知道的：

初問他關於麗瑛的下落，他說恐怕已嫁給一個性陳的了，而最近問他時，他說：

——不知道！恐怕已作了妓女亦未可知。

——爲甚麼？你們怎麼破裂的？

——沒有破裂呀？

——那麼爲甚麼？

——她是個作妓女作姨太太的料子，有甚麼可說——  
他確實是厭棄我們多問。

——我這次去，可以去看看她嗎？

——可以！可以！真的你到漢口時看看她去。

——你有甚麼東西帶給她嗎？

——沒有！我已預備和她永久斷絕了！

這是我到了漢口第一天的下午，一切的重要的事，我都未做，只是因爲稍爲休憩一時，閒憑著欄干向下遠望。三五成羣的妓女，皆是營養不足過夜生活的慘白的臉色，嘻嘻哈哈在走台來往，心想這般賣青春的少女，賣肉皮的人類，待青春賣盡，皮肉不足供人享樂的時候，不知

有誰負責她們的生存，不知怎麼聯想到麗瑛，我即預算去訪她。

我拿着手冊，望着光美所寫給我的地址，也不知轉了幾次灣兒，終於找到了那洋樓壯麗的××里。

望對了門牌號數，我叩門。那時已是午後三四點鐘了

——是那個？

——是我。

——你是那個？

——我是我啊。

——走後門走。

——是那個？

——是我，前門繞過來的。

——你找誰？

——我找鄧，沈，光美，你們姓陳嗎？——是光美會告訴過我，嫁給姓陳的。

——不姓陳。

我呆呆的。

——裏面有位太太，麗瑛小姐嗎？

——你是那個？

——你們姓甚麼？

——我們姓沈。

——對了，麗瑛小姐在家嗎？

——甚麼麗英？麗麗啊。

——對的，對的。

——你是那個。

我給了那僕婦一張明信片，站在後門旁有三四分鐘。

——請先生進去坐。

一間很精緻的客室，木器的擺設，華麗的地氈和窗紗，桌上几上和火爐上的小件皆十分有趣而珍奇，客室門後就是上樓的樓梯，僕婦請我坐下了後，一去不返。

忽的樓梯上有響聲，門推時她豁然站在我眼前，我站了身。

——請坐，甚麼時候到的？烟呢？

——小翠，打水，陳媽和我把樓上皮鞋拿下來，把小孩抱開些，——她像軍師指揮了三個，散着襟扣，亂的頭髮，隔夜的臉，眼糞，粉斑，拖着鞋，一切是才起牀的表示，

——我昨夜打了一夜牌，你好嗎，王先生？張先生現在還在南京麼？光美常見到嗎？南京平靜嗎？

她連問的熱情，確是真心的表顯，只是在杭州時尙不敢表現，而如今敢表現吧了。

——我實在想你們，祇希望你們有人來。——這句許也是真心的話，我們談了許久。

只覺她完全改變，社會和生活習慣之能轉移他人如此之速，真出乎料想，在她熱情的表現中，她似乎有無限的話要向我說。

——我想我要回去了。

——不，不，無論如何吃過飯去，從南京來多談一會兒，怕甚麼，不，不吃晚飯。

## 六

晚飯尙未預備齊備的時刻，在樓上臥房裏，她側身躺

在牀上，懷着一點小火，燃着黑煙，我站在牀前。

——王先生呀！我命苦，話長呢！後來我想既見到程科長的妻小兒女，我想又何苦一定要拆散人家的家庭，我爲他打胎，病得要死，蒙他有錢總是送來，出了醫院就立志讀書，那知他自己後來也窮得不了，我無法，就進看護女校，也想將來再靠男人，那曉得說是學校，那知騙人的學校，都是不讀書，天天盡作些醫院女僕的事，那年春天就到上海，在電影公司掙了一些錢，錢是不經用的呵，那時就認識那位香港的鄧，直到了香港，我才知道他有妻子，有孩子……

——光美給我害了，我也不辯，王先生，你請坐，話說起來很長，鄧既然天天在外玩耍，我只怨命苦，本沒有二心，夜夜不回來也不事前通知我一聲，我天天等到深夜



，等等一個空，有一晚是使我恨透他，是個冬天，他說的可以回來休憩，我坐在一個大火爐旁作衣裳，一直等到半夜，我頭靠在椅上睡覺了，可憐頭髮燒得快燒到頭，也不知道，房裏的烟都滿了，自從那次起我就恨透了他，光美那時才到香港，說良心，他那樣的怪貌，家裏又沒有錢，我又愛他甚麼，不過看他很老實，那時我也不懂甚麼男人漂亮有錢，我只知道，老實，好或壞，跟着他能過終身就是福氣。

——若說我厭棄他，在上海同居了兩個多月，到蘇州玩一星期，不都是我的錢，那知道他離開香港就拚命玩耍，兩個月玩耍結果，我才知道我已經被他害了，開刀住醫院花了不少，據他說是鄧先生不能和他兩立，他在南京爲了我苦不過，爲着消愁才玩耍。

——我到南京時，以爲他已經治好了，那知道他害我一次尙不夠，所以我氣極不許他上我牀。

——可憐我離開南京時，連走路也不便，手上只有三十元，一個人到漢口，

——不過，他爲我苦，我也知道，只是他也不想辦法，錢也沒有，又怎能在旅館住下去。我雖和他斷了來往，他給我紀念品，我都好好的保存着，他的書和他爲畫的像，我都帶着到湖南到青島到北平的。

——如今我這裏的開銷，總要幾百元一月，家裏還要按月寄回去，王先生，我是女人，你想我又怎麼，這樣，可以免去自己討飯吧了，也只得過一天是一天。

雖然是一般的平凡的俗事的敘述，因爲我是知道她是良好的女子，所以還聽得有趣，

總結她的敘述，她原是個向上的女子，如今若是墮落，也是經過幾次的掙扎和努力。

她現在的生活，抽大煙，打牌，或許也知道是墮落自我的路徑，只是有富客的金錢維持她，要她要有這樣的生  
活，他們才從中取樂，生活成了習慣，她也迫得盡量供獻  
這般人的需要，來保持這習慣成就的墮落生活。

據她的談話，社會組織中若有機會給女子作工，像她  
這樣的女子，不用怎樣掙扎努力，早是個能工作而有益于  
社會人羣的好女子，還可以享受到家庭的幸福，社會若不  
是奪取的組織而以工作得代價，那沒有一般不費勞力而富  
的客人用了許多不知錢上的汗量 and 血絲的錢來供給她。

我在黑暗中沿着馬路，走回去，似乎有個人在我身後  
小聲低語，我轉頭一望，把我嚇得一跳，確實像鬼！

一個年約五十歲老婦，披散着頭髮，瘦得臉上只像一張皮，骨頭細得不能形容，連說話也沒有力氣，緩緩跟着我，討一個銅版。

她的青春呢？

我彷彿見到下次重逢的麗瑛，我的心悸動，我欲哭！  
我的朋友，好朋友們！

# 新出小說

蓬子

浮世畫

丁玲

法網

何家槐

惡行

鄭伯奇

寬城子大將

汪錫鵬

麗麗

穆時英

空閑少佐

加 增 有 續

# 一角叢書全目

每冊大洋一角

每月增添四種

(1) 胡適原著

今日四大思想家之信仰

(2) 方仲益節譯

史太林傳

(3) 陳夢家創作

不開花的春天

(4) 明耀五譯

生命知識一瞥

(5) 穆時英創作

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

(6) 羅隆基著

瀋陽事件

(7) 張方文節譯

五年計劃的故事

(8) 張恪惟著

東北抗日的鐵路政策

(9) 胡愈之著

東北事變之國際觀

(10) 李石岑著

人生之價值與意義

(11) 予 且著

算命術

(12) 施蛰存創作

李師師

(13) 徐志摩遺作

秋

(14) 馬國亮作

生活的味精

(15) 趙景深編譯

歐美現代作家

(16) 甯華庭著

日俄對峙中之中東鐵路

(17) 徐敦璋著

國聯理事會之剖視

(18) 戴藹廬著

最近世界經濟恐慌真相

(19) 梁得所創作

老毛的日記

(20) 彭啓忻節譯

白里安傳

(21) 蔡詠裳董紹明合譯

蘇維埃式的現代農場

(22) 予 且著

談心病

(23) 王家楫創作

芙小姐

(24) 楊昌溪編

文人趣事

(25) 何思敬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

(26) 朱維琮著

現代兵器

(27) 穆時英創作

空閑少佐

(28) 林柏修著

美俄會聯合戰日否？

(29) 蓬子創作

浮世畫

(30) 方仲益譯

希特拉

(31) 陸爲震著

國防十年計劃

(32) 德菱公主著

溥儀正傳

(33) 鄭虛舟著

日本的汎繫運動

(34) 丁玲女士創作

法網



(35) 錢嘯秋著

蘇俄的新婦女

(36) 錢杏邨著

創作與生活

(37) 諸青來著

戰後之中外財政

(38) 林柏修著

二次五年計劃

(39) 朱少軒著

洛桑會議評價

(40) 何家槐創作

惡行

(41) 沈端先著

高爾基傳

(42) 周起應譯

蘇聯的音樂

(43) 唐錫如作

從岳陽到萍鄉

(44) 鄭伯奇創作

寬城子大將

小  
說

廿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

沙友圖書印刷公司